

# 十八羅漢 醫者的容顏

他習慣在寂靜的清晨三點半醒來，  
展開一天的修練。

懷抱著回鄉守護父母、鄉親的夢，  
揭開骨科醫療在雲嘉的先鋒。

穿越了病痛，  
他企盼貼近病人與家屬的心，  
因為他知道，  
那是真正拔苦、予樂的契機。

懷抱慈悲，滿穗低頭！  
從苦中擺渡而來的體貼，  
在疾苦眾生中綻芬芳。



## 十八羅漢之十七

# 大林原鄉簡骨科

大林慈濟醫院骨科主任

簡瑞騰

文·圖 / 于劍興

抖落一身睡意，端詳著美夢中、一對女兒稚氣圓潤的臉龐，滿足地起身。俐落地換好衣服，輕輕掩上門，時鐘指著三時三刻。

### 雞鳴前的修練

在一片漆黑的院區，星星依舊閃耀。離開宿舍，簡瑞騰快步隱入大林慈濟醫院的醫療大樓裡，走進病歷室一股腦兒鑽入成堆的病歷中，順道搜尋病人疾病的文獻資料，展開一天的「修練」。

也許，他是最早起的醫師吧！三點半起床，不是心血來潮偶而為之，而是從小開始，天天如此的習慣。

回到三十年前，一個陽光尚未露臉的清晨，冷冽的空氣讓人不禁將脖子縮回了衣襟。嘴裡呼著白茫茫的熱氣，插上電鍋的插頭，簡瑞騰提著偌大的鐵桶往雞舍走去。

當肌膚一碰到水的剎那，牙齒不聽使喚地打顫，但想起父母為家計的辛勞，還有哥哥姊姊也都是這樣分擔家務，簡瑞騰不再多想的進到早已騷動不已的雞



舍裡，捲起袖子開始清洗長長的水槽。平常沒時間寫功課，寒暑假作業也沒有時間寫，不過，因為功課好，總是第一名的成績，讓老師也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地體諒。

耕作、繁衍雞隻之外，收割竹筍也是一家溫飽的寄託。簡瑞騰回想著，有時

爲了配合竹筍要配送台北，甚至要清晨兩三點起床，即使家家戶戶都在歡喜過年，他們一家人在除夕、大年初一時，照樣要早起割竹筍。而也因著從小的苦力磨練，造就了簡瑞騰不怕吃苦的個性。

隻身北上就讀建國中學，租屋住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上兩個榻榻米大的殘破房子裡，一個月九百元的租金，讓生活更加拮据。唯一能讓自己好過的，大概就是功課好吧！還有那讓大家欣羨不已的英文程度。

儘管生活拮据，來自鄉下的莊稼孩子只管咬緊牙根努力讀書。最後，簡家四個孩子個個都有自己的一片天。除了最小的簡瑞騰當醫師，哥哥姊姊都在學術界、教育界發展，而大哥在當年，還是最年輕的博士。



## 好天要積雨來糧

「瑩蕙！你女兒怎麼會和一個穿著……破衣服的男生在玩？」簡瑞騰的牽手翁瑩蕙回頭一望，一股想笑的衝動再也忍不住了！而一直想要隱藏的事……看來也要曝光了。

「他是我女兒的父親啦！」瑩蕙回答。這是幾年前翁瑩蕙在花蓮慈濟醫院當營養師，有一次簡瑞騰利用住院醫師休息的空檔來花蓮陪大女兒玩的插曲。

破衣服？同事的形容詞其實並不誇張。從大學時代就認識，翁瑩蕙已習以爲常，也不覺得有什麼難爲情了。雖然，沒有一個打扮稱頭的男朋友，但也因爲外表的不起眼，反而更能看清楚一個人的內在吧！

翁瑩蕙記得在台北醫學院時，和簡瑞騰

的第一次約會——迎面走來的他竟穿著短袖內衣、短褲。而簡瑞騰的內衣從來沒有完整過，接縫處能裂的，都已四分五裂，如游絲般相連。最後翁瑩蕙也習慣了，反正簡瑞騰從小就養成一大清早幫忙家務的習慣，沒時間寫功課的簡瑞騰仍能保持好成績。與父親在雞舍合影。

騰永遠是一樣的穿著。

簡瑞騰節省的行徑說也說不完。「他在大五的時候擔任北醫的中醫社社長，甚至學得一把扎針的好功夫。」不過，除了學習老祖宗的東西以外，當時唸大一營養科系的翁瑩蕙才不認為他的動機是單純爲了學中醫，「那是因爲中醫社每年都會補冬，有好料可吃，而依規定，社長是不用交社費的」。

即便工作後經濟穩定了，簡瑞騰依舊不改節省的習慣。「在花蓮工作時，直到已經作月子了，他才願意買一台二手、性能很差的洗衣機來用。」想到這段往事，翁瑩蕙還是笑笑的搖著頭。

其實，從清苦中走來，簡瑞騰謹記著父親守成不易的教誨，「不要大賺大花，好天要積雨來糧！」對簡瑞騰來說，食物能裹腹就好，不需破費；但爲

了病人的治療需要，哪怕一本書只有一句話、一張照片有用，他會眼也不眨地請回（買下）上千、萬元的專業書籍。

那年，在美國，簡瑞騰也開始應慈濟人的邀請四處去分享慈濟的醫療人文。平常的他能走路就走路，遠一點就騎腳踏車。但爲了當志工去分享，慢慢地，他甘願一次花好幾百美金飛到紐約、德州、舊金山等各地去演講。因爲這些是該捨得的錢，絕不能省。

## 老師菩薩總是適時現身

大概沒有人會反對，他真的是一個很有福報的人。從小到大，總是有一位又一位的「菩薩」現身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就連在花蓮開的車都是醫師好友許世祥相借，一開就是兩年，而他實在捨不得買車。



高中時期，簡瑞騰連課後時間都忙著回收飲料罐，既節儉又懂得創造財源。

簡瑞騰從國中開始英文就好，是國中老師簡志中的啓蒙與關心；而到了建中，一個鄉下孩子的英文程度那麼好，也引起了老師的注意。英文老師林喜美像是溫煦的陽光照撫著他，「就像是自己的媽媽」。簡瑞騰說：「上大學後，逢年過節就會去林老師家打打牙祭，就像是他們家的一份

子。」

除了對語言的興趣，簡瑞騰從國小就已經設定了醫學之路，但傳授他骨科專業知識與懂得如何去愛病人的重要關鍵，是慈濟醫院的兩位良師。

陳英和醫師大于載九醫師六屆，而簡瑞騰也正好差于醫師六屆。因此陳院長對簡瑞騰來說是老師，但也是師公級的人物。在專業領域上，陳英和醫師對脊椎手術不斷深入地研究，而于載九醫師則是關節重建領域的十項全能。「有人說老師對自己沒有藏私」，但簡瑞騰則認為那也是彼此互動的結果，因為他對骨科充滿熱情，他會把握任何可以學習、上刀的機會，「越投入、越專注，老師自然肯放手給你。」點點滴滴地累積，讓簡瑞騰在骨科最艱難與專業的兩大領域吸收飽滿。

簡瑞騰是第一個後來出外成立骨科的學生，但除了老師傾囊相授的專業以外，更受用的是老師們親身示現對於病人、家屬關懷的形影，深刻烙印在自己心底。

## 立下拔苦予樂的願

因為苦，簡瑞騰一路向上努力著，而他心中始終存在的堅強念頭，就是回家，解除家人、鄉親的病苦！

大概自他有記憶以來，粗重的勞動，讓父親成為醫院的常客。簡瑞騰說：「父親因為骨髓炎住院好幾次，有一回竟是傷口中遺留著紗布，結果發炎化

膿。」那一天，父親拐著酸痛的腳來到台北找簡瑞騰，兩人從和平西路搭上車往台北一家大醫院去。

但掛完號時間已不早了，擔心父親回家太晚的簡瑞騰央求著護士，「讓我父親先看吧！」拖了許久，看盡臉色，終於輪到父親看病，結果處方只是止痛、消炎加上胃藥，一天的奔波所換來的不過如此。

簡瑞騰當下就鐵了心、發大願，非得要考上醫學院不可。

除了父親，簡瑞騰的母親也因膽結石而反覆進出醫院，前後開了三次刀，記得小學一年級時，母親開刀完回家，自己還要住到隔壁的阿婆家，擔心會踢到母親的傷口。母親病情不定時發作，揪著孩子的心。

對於科別的選擇，簡瑞騰原本就對外科有興趣，「個性坐不住，而外科需要體力，從南部鄉下來的自己正適合。」簡瑞騰說：「大二時，母親騎腳踏車被撞，結果造成右膝十字韌帶斷裂。」母親照例先到接骨師那兒去調整一番，結果情況變本加厲，這一回，南北的計程車、包石膏的費用要好多錢，讓簡瑞騰印象深刻。「骨科」，就是自己最後的選擇。

## 開刀房中的佛音妙手

《藥師如來十二大願》的樂聲在開刀房中響起，抓著空檔，簡瑞騰閉熟地邊唱、邊比起手語，「成就慧命……」



在開刀房的簡瑞騰總是繃緊神經，不容手術稍有閃失。

雙手合十的他，彷彿在對病人祝福般，深深的低首。

而他敏捷的動作一如佛樂聲的快速流轉，環環相扣，充滿力道、精準的動作，該是充分自信、深刻體認病苦，而急欲拔除病苦的心願所致。「快、狠、準」，簡瑞騰說，「病人多麻醉一分鐘就多一分風險！傷口多暴露一分，就多一分感染的危險！」他在開刀時不該說的絕不多說，因為口水也可能造成感染。

「如果那是你爸爸、你阿公、阿嬤時，你會這樣吊嗎？！」一發現助手稍有閃神、態度放鬆、甚至開玩笑，簡瑞



「簡骨科」是病人們對簡瑞騰的醫術與醫德的讚嘆。個性活潑的他，總能讓患者笑開懷。

騰嚴厲的問候就會迎面而來。「神經如果不緊繃一點，就容易散漫。」簡瑞騰說：「寧可得罪人，也要嚴格要求紀律。」

「老師于載九醫師說過，病人常會問這次手術的成功率是多少？而他總是說：『不管大刀小刀，不是成功就是失敗、不是零分就是一百分！』」簡瑞騰銘記在心，手術，對每一個病人都是大刀，既然如此，就應該要做好萬全的準備，不能稍有閃失，失覺察！

其實，在對自己、助手嚴格要求的背後，是一顆對病人疼惜的心。就像選擇佛樂相伴，「要人也要神」，簡瑞騰認

爲這是對自己，也是對病人的祝福，心能夠安定，冥冥中好像也有神助一般。

## 以氧氣交換勇氣

只要對病人有幫助，大概，沒有簡瑞騰不願嚐試的事！在他的診間裡，國語、台語、日語、客家話、阿美族語，甚至德文都能通喔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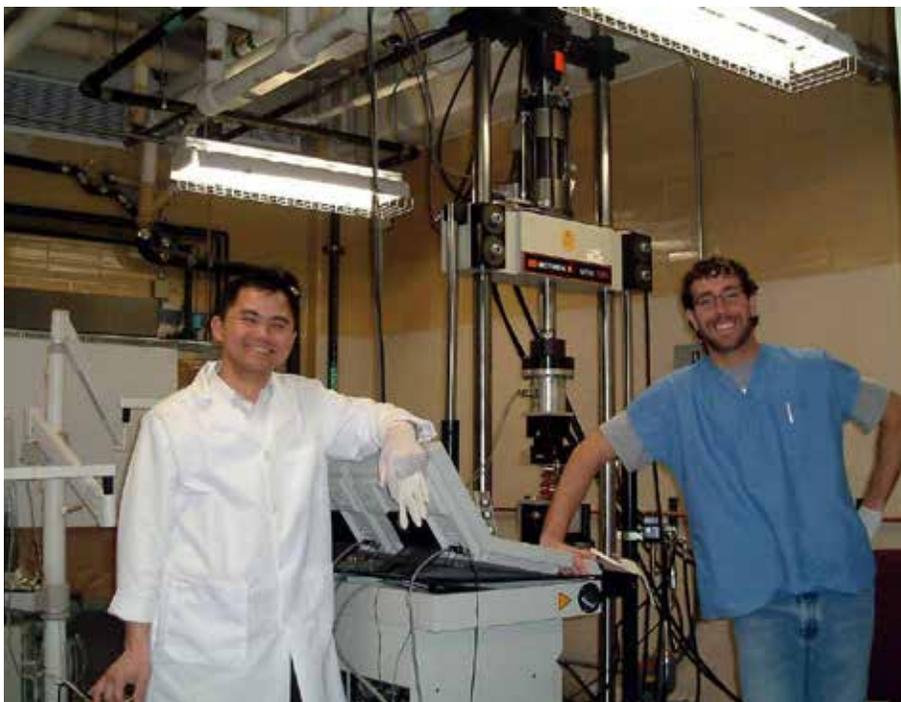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語言多元，爲了雲嘉地區缺乏小兒脊椎變形醫療，簡瑞騰忍痛割捨台灣的病人，到美國苦修一年。回來第一年的暑假，讓十個家庭重拾了久違的歡笑。

一對父母帶著智障、胸椎嚴重側彎如同一個大S型的孩子來到診間。孩子心、肺都受到壓迫，怕痛的孩子已經不敢走

路。「如果用傳統的骨勾固定方式，必須利用到石膏、鐵衣，對孩子恐怕是一大折磨。」簡瑞騰決定用最新的技術，但相對的是手術的風險，必須要膽大心細才能避免對神經造成傷害。

利用椎弓螺絲釘打進孩子的脊椎裡固定，結果暑假還沒結束，孩子已經活蹦亂跳。相對於傳統方式需要三個月到半年的恢復時間，病人和家屬的笑容，已經給了自己最好的答案；去美國是值得的。

「簡骨科！」是大家喜愛用來暱稱簡瑞騰的綽號。但沒有揶揄，這當中飽含著對他醫療技術的讚嘆。他到美國修業一年，讓許多老病人左思右盼，包括「阿吉伯」在內。



為了雲嘉地區的小兒脊椎治療，簡瑞騰暫別病人與親友，赴美進修一年。



簡瑞騰表達自己「心在嘉義」的強烈期盼，為大女兒取名「怡嘉」，小女兒「意林」則代表著一心一意回大林：愛家、愛鄉，簡瑞騰的心念就這麼單純。圖為簡瑞騰全家福。

那是位曾經危在旦夕，讓簡瑞騰看到為之啞然的病人，但最後也讓簡瑞騰肯定自己、深刻體會到醫病情誼的勇者。

「醫得好就好，醫不好怎麼辦？」父親憂心的對著簡瑞騰說著。阿吉伯因為長期罹病，炎症反應嚴重侵蝕上位頸椎關節面，導致第一、二頸椎發生旋轉性脫位。從外觀看起來，頭就像是沒有支撐般地由脖子上垂下，下巴緊貼著前胸，而頸部帶著頭向右傾斜、轉向左側。後頸疼痛不已的阿吉伯無法抬頭、呼吸困難、舌頭外吐而無法進食與說

話。

父親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，「阿吉伯的頸椎已經非常脆弱，稍微移動就可能崩潰掉！一個動作、一口痰，生命都可能就此流逝，別說動手術，連移床都令人膽顫心驚。」不過，劃過心中的念頭是，「空有一身功夫，卻無英雄用武之地！」就為了病人，也當作是一種試煉，簡瑞騰展開了一場自己都無法確定終站的旅程。

當頭環牽引十二天之後，舌頭縮回去，阿吉伯開口說話了！在情況穩定後

繼續做完頸椎固定手術，總算是回復到阿吉伯急速惡化前的狀況。「不會死就好！」簡瑞騰心想他都已經忍了三十年了，應該到此爲止了！

「簡醫師，把我的腰椎也做一下吧！」阿吉伯央求著。「我給他氧氣，他給了我勇氣！」簡瑞騰在阿吉伯的央求與鼓勵下，繼續進行兩階段的腰椎切骨矯正術。兩個月後，阿吉伯奇蹟式地再次站了起來。「以前，我不敢想是否有明天，但現在躺在病床上，我會想我的未來！」阿吉伯在出院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路邊小店買杯自己最愛的西瓜汁。

## 簡單生活 純真快樂

從早上三點多出門，打完病歷、找完資料的簡瑞騰，會在六點左右回家把小孩叫起床。吃過了早餐，再去醫院準備開會、看診，或開刀。常常，一天要排上七、八台刀，從早上開到夜色低垂，回到家已經是九點以後。到了週末、假日，如果沒有外出分享，他往往選擇排刀，讓病人不用久候。

「人活著幹什麼？」翁瑩蕙常這樣問簡瑞騰，得到的回答是「做就對了！」。「既然自己擁有一身好功夫，我就要盡量把他施展出來，許多大醫院別人不敢作的，推託的，我不怕。」簡瑞騰說：「有設備、有能力，自己不怕麻煩，願勇往直前的承擔。」

「上人說要來找簡醫師！」這對簡瑞

騰來說，可是無上的光榮！「他很像小孩子！很容易滿足。」翁瑩蕙說：「他不需要糖果，只要一點鼓勵，就能爲了理想出生入死！」

## 飽穗低垂 回饋大林

在盛大的秋祭中，面對著家廟，簡瑞騰的父親和宗親的長者著長袍馬褂，依循著古禮。一柱清香，當香煙裊裊上升，祈求一家大小平安，想必，在心中有滿滿的感恩，簡家出得好子孫，對祖先總算有得交代。

簡姓，在嘉義北邊的大林鎮是一大姓氏。宗親的團結可以從春秋兩季，在內林里的簡室家廟「追來廟」感受得到。當然，家祭後的茶餘飯飽之間，簡家出了個醫生，總有機會成爲議論的話題，但父親臉上總不露痕跡。

「稻子越飽穗越低頭，人一定要低調！」父親的話常在簡瑞騰的耳際盤旋。常常，父母親還會到診間側聽病人的反應、評價，因爲他們在意著鄉親對兒子的評價。

「父身病，是爲子勞成疾；母心憂，是憂兒未成器……」雖然從大林慈濟醫院到老家三角里只有幾分鐘車程，但每當開車回家，簡瑞騰聽著《羔羊跪乳》總會心有所感的掉下淚來。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，守護著父母、膚慰著鄉親，但他沒有絲毫驕傲，有的是一顆戒慎虔誠的心，希望別讓父母失望，別讓上人失望。

